

醫
賸

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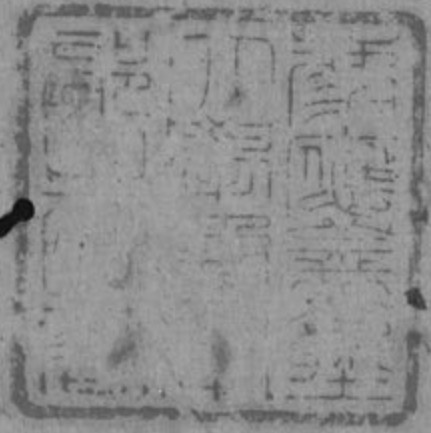
8
i 108

2冊

490.9

Iy-2
1

No. 2244
1A i 108



富士川寛厚

1432

卷之五

醫賸

余辛酉冬被黜于外班公事頗閑然日省病家不遑
寧處唯每燈火可親之候取壯時所筆記爲之編刻
顏曰醫賸以仰正于來哲櫟陰拙者

上卷

神農嘗藥

先天後天

三陰三陽

內經之文似諸書

巫醫

伊尹湯液

醫學

三皇廟

醫科

呂元膺論醫

天醫

解臚穿胸

扁鵲墓

黃帝時有倉公

三折肱

醫賸目次

卷之五

以偏得名

王叔和

王冰

朱葛齊名

運氣

對脈

息數不同

輕身延年

藥物所出

王冰引月令

背陽腹陰

動氣

記性

解剖藏府

少腹

玉房

性命之根

診脈借菽

手檢圖

唐王論脈

初學診脈

劉菽

千金方

聖濟總錄

活人書

儒門事親

安改書名

中風

痰

中卷

病分左右

草子出火

吹霎

病從口鼻入

瘴名不一

瘴母有二

寒熱異治

廉瀝

肺焦黃胖

魃記魃之訛

摹姑

痰

讓

鄭聲

登豆瘡

社公

野鷄

臘梨

狐臭

悶臍生

癰

睢

瘡

文字从疒

護項

賊風

露首溫足

羹上肥

劑頸

消息

索餅

黃龍湯

震氣

砒毒

八月生子

古方

復古

藥劑

診腹

鑿字音

福醫藥案

錫錫

左右齊診

文人叵信

草藥

引線候脈

一貼

林週黃報

高緩

艾師不一

果子藥

矢醫

衣上出火

同身寸

針下胎

針不出

八脈名義

脫文校補

紙鳶放鴿

瘡毒發痢

縊死用藥

雙睛突出

疥蟲

驚血治噎

瘍瘡

針入肉中

辟穀丹

種痘

五雲子

卜齋

俞璉書

瞽醫

知時捷法

虎咬

蒙汗藥

金箔治杖瘡

丹藥

六一泥

刀圭

三建

騙馬丹

中毒昏眩

茶

朱水藥

下卷

雜

藥

下紫色

鵝突

藥用後竅

兒啼于腹中

茶功

若木瘡

鍾馗

龜板

人參生熟

廣東人參

創參

紫河車

人參莖胡

生金腦子

土中燠米

肉豆蔻

牧靡

茯苓

薏苡枸杞

陳廩米

滑石

龍骨

蟾酥

杭有二種

礬礬之訛

笑菌

孔雀尾有毒

甘露雀餉

馬肉

底野迦

鮮荅

樟木蟲

靈柴

白酒

靈貓

烟草

附錄

募原考

銅人圖經考 附銅像考

屠蘇考

梅雨考

冬蟲夏草考

吸毒石考



醫賸卷上

神農嘗藥

櫟蔭拙者著

孟子載為神農言者許行。而不言及醫藥。神農嘗百草製醫藥。世多引淮南子為證。余嘗攷淮南文。殊不然矣。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其嘗百草為別民之可食者。而非定醫藥也。乃神農之所以稱農也。陸賈新語曰。民人食肉飲

醫賸卷上
神農嘗藥
櫟蔭拙者著
神農嘗百草製醫藥世多引淮南子為證余嘗攷淮南文殊不然矣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其嘗百草為別民之可食者而非定醫藥也乃神農之所以稱農也陸賈新語曰民人食肉飲

血衣皮毛。至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亦可以證矣。而其云神農定百藥者。昉見世本。太平御覽引而鄭玄周禮註。神農子儀之術。蓋其說之來尚矣。而孔叢子云。伏羲嘗味百草。乃在神農之前。楊朱云。五帝之事。如覺如夢。矧於三皇之事。要之不可知。亦不可窮而已。及讀劉青田醫說。曰。天地闢而人生。蠱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況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

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此言極是。蓋窓私志。至謂神農聞獸語而知藥。怪誕極矣。

先天後天

先天後天。在易則不過論大人之德矣。而干寶周禮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似無謂焉。迨至宋儒。以伏羲之易為先天。以文王之易為後天。遂作之圖。最無謂也。元明以來。醫家亦立元氣先後天之目。牽強殊甚。然其理則固有焉。經云。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

三陰三陽

太少陰陽原是四時之稱。董仲舒云。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易乾鑿度云。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虞翻解易則云。四象四時也。而後世說易者。專用此論著策之數矣。以陽明厥陰合稱三陰三陽者。醫家之言也。靈樞云。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王冰注。素問云。厥盡也。按厥。蹙同。漢食貨志。師古注。蹙盡竭也。又按兩陽晏子云。陰冰厥陽冰厚五寸。厥字蓋與此同義也。合於前。故曰陽明。而後世運氣家。強以此為天之六氣矣。

內經之文似諸書

余嘗著素問解題一篇。論其為漢人之作。證以前賢之數

說。項刀圭之暇。繙繹子史。文間有與此相似。古人雖不必剽襲。然足觀時世之所以令然。茲舉其一二。以證非典謨以前之筆矣。上古天真論云。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老子八十章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又云。以酒為漿。漢書鮑宣傳。漿酒藿肉。四氣調神論云。渴而穿井。戰而鑄兵。晏子春秋云。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陰陽應象大論云。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呂氏春秋盡數篇云。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陰陽別論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春秋繁露云。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六節藏象論云。立端於始。表

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文元年左傳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于終。又云。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孫子兵勢篇云。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此語又見文子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列子穆王篇云。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氣穴論云。發蒙解惑。未足以

論也。故乘七發云。發蒙解惑。未足以言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白虎通引禮運記云。上焦如竅。中焦如編。下焦如瀆。本神篇云。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一節。全見子華子。其他文勢語氣。類淮南者多。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豈其然與。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巫醫唯是醫已。周禮有巫馬。即馬醫。汲冢周書。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呂覽云。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為其末也。後漢許楊。及王莽篡位。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皆非巫與醫之謂。山海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云。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辭曰。帝告巫陽。又呂氏春秋。巫彭作醫。世本。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說苑云。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與而來者。皆平復如故。素問有移精變氣論。上古之醫。必為

祝由。則所以有巫醫之稱也。

伊尹湯液

皇甫謐甲乙經序云。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蓋伊尹負鼎。言負才也。乃謂庖人。遂作湯液。原出于庖寓。而後人取附會耳。素問有湯液醪醴論。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醪醴。並非湯藥之謂。而漢書藝文志。湯液經法十六卷。豈伊尹所作耶。活人書。桂枝加葛根湯方後云。伊尹湯液。桂枝湯中加葛根。今監本用麻黃。誤矣。又衛生寶鑑。伊尹湯液論云。大黃黃連瀉心湯三味。今監本無黃芩。今脫落之也。所謂湯液。雖今無傳。其出於後人依托明矣。

晉以上無醫學之設。及劉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後魏及隋。有太醫博士助教。唐貞觀三年九月。諸州置醫學。開元元年。諸州置助教。十一年。諸州置醫學博士。宋醫學隸太常寺。神宗時始置提舉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學生三百人。政和五年正月。州縣置醫學。元世祖中統二年夏五月。太醫院使王猷吉言。醫學久廢。後進無所師授。竊恐朝廷一時取入。學非其傳。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諸路設立醫學。吳澄互黃縣三皇廟記云。醫有學。學有廟。廟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

所未有也。夫上古聖人。繼天心立民命。開物創法。以為天下利。至于今賴之者。莫如三皇也。然歷代以來。未聞立廟以祀。唐天寶間。制立三皇廟。與五帝廟同置。命有司以時祭享。蓋曰祠古聖云爾。非如今日醫學之專廟特祭也。當今路州府縣儒學。有孔子廟。皆因其舊。醫學立三皇廟。與儒學孔子廟等。則新制也。乃知醫學之制。至于元而始備矣。明初置醫學提舉司。設提舉副提舉醫學教授學生官。醫提領等官。尋改為太醫監。設少監監丞。吳元年。改監為院。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等官。而各地醫學。府正科一人。州典科一人。縣訓科一人。然似不如元之重醫學也。故丘

濬大學衍義補云。今世之業醫者。挾伎以診療者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太祖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名。蓋欲聚其人以學。學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人。以為國醫。其嘉惠天下生民也至矣。臣願究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言。研張孫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夭閼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今依此言而推之。當時醫學之衰廢。可以知也。而嘉靖十五年。

建聖濟殿于文華殿後。以祀先醫。二十二年。從待醫之請。又建景惠殿于太醫院。以祀先醫。令大臣春秋主祀。蓋未始於醫學。建三皇廟也。清因之。雍正元年。覆准行文直省巡撫。查所屬醫生。詳加考試。課有類經註釋。本草綱目。傷寒論三書者。指名題請。授為醫學官教授。每省設立一員。准其食俸三年。如果勤慎端方。貢入太醫院。授為御醫。凡所屬州縣衛習醫人。令其訪明考試。即將三書教習。有精通醫理者。呈報巡撫。給咨太醫院考試。上者授以吏目醫士等官。其有年力不能赴京者。留為本省教授待缺。其致祭三皇於太醫院之景惠殿。順治元年定。儀註詳然醫學出會典

之制未得其詳。享和癸亥冬。蘇門民醫胡振兆新來寓於崎畧。因使譯官問之。胡乃覆曰。儒學者設立教官。專管在學諸生。衙署學宮之傍。凡讀書人考取秀才。則知府知縣送入學內。教官迎進。拜孔聖。後即拜教官。為老師。所謂進學之稱也。醫學者不過本地醫家。寒士寂寞。官長強點充任。雖名醫官。實以備承應傳喚。兼治罪犯之人。每年俸穀無多。仍可在家診治。並無學宮。亦不課教子弟。蓋閭閻醫士。一切衙門。俱不承應。俱讀書人為多。官長延請。須用名帖。所以醫學之不屑為也。三皇廟者寺院也。非學也。有道士承應供奉。鑒家朔望進香。此蓋就蘇門一地而言之。如

兩直隸。恐不如此也。

三皇廟

洪武四年詔曰。三皇繼天立極。開萬世教化之原。汨於樂師可乎。天下郡縣。毋得襲祀。而至嘉靖二十二年。建三皇廟於太醫院北。名景惠殿。又至隆慶四年。禮部侍郎王希烈建言。三皇既祀于歷代帝王廟。又祀于文華東室。乃又雜之醫師。使共俎豆。不亦瀆且褻乎。且官廨中止。豈有祠。不宜有殿。穆宗不欲改先帝之制。報罷。萬曆十八年。詹景鳳脩南京太醫院三皇廟。謂三皇之稱。於醫無取。更額曰聖醫廟。事詳于其所彙刻醫學集覽序。按聖醫廟之稱。為

協其實焉。然今清朝猶仍元明之舊制。

醫科

醫之立科。歷代不同。周四科。疾醫。瘍醫。食醫。獸醫。見周禮。
 唐七科。體療。少小。耳目。口齒。角法。按摩。咒禁。見六典。宋設
 三科教之。曰。方脈科。針科。瘍科。見選舉志。又太醫局有丞
 有教授。有九科。見職官志。而九科無攷。金十科。亦無攷矣。
 元十三科。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
 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
 祝由科。見輟耕錄。案得効方同。唯除祝由科。輟耕錄云。出
 考。無風科。婦人產科為一科。有傷寒科。按摩。明十三科。大
 科。事物紀原。婦人產科為一科。更有獸醫。又名牛醫。明十三科。大

方脈科。傷寒科。小方脈科。婦人科。口齒科。咽喉科。外科。正

骨科。痘疹科。眼科。鍼灸科。出明會典。按鄭曉吾學編十三

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針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

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按。摩。以。消。息。導。引。之。法。除。人。

八。疾。祝。由。以。咒。禁。後。除。邪。魅。之。為。厲。者。二。科。今。無。傳。攷。會。

典。凡。十。一。科。乃。除。按。摩。祝。由。二。科。也。古。今。醫。統。古。十。四。科。

更有脾胃科。李樓小仙雜錄。與吾學編同。無清十一科。曰。

按摩科。以口齒咽喉為一科。有風科。養生科。清十一科。曰。

大方脈。小方脈。傷寒科。婦人科。瘡瘍科。鍼灸科。眼科。口齒

科。咽喉科。正骨科。痘疹科。今痘疹歸小方脈。咽喉口齒共
 為一科。現設九科。見清會典。王子接十三科。古方選註。傷
 疹科。眼科。咽喉科。折傷科。金鏃科。祝由科。符禁科。此十二
 科。針灸科。王崇知新錄。無金鏃按摩祝由有痘疹科。疹科。
 分針灸為二科。未知何據也。

呂元膺論醫

呂元膺論歷代諸醫。其文倣梁表昂書評體。譬喻切當。爲後學之楷則。其言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劉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醫。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

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顓顓方。著名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人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摸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敵對。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

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
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
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
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張公度醫。專法仲
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旨。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
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見戴九靈滄州
翁傳。

天醫

范成大問天醫賦序云。案晉書。卷六。星。其一曰天譴。主
巫醫。而孫氏千金書。以日辰推天醫所在。其是歟。田汝成

西湖志云。天醫院。錢唐名醫朱應軫建。以奉陶吳許三真
君。錢希言獮園云。天醫有十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
人職掌。月令廣義。引潜居錄云。八月朔。古人以此日為天
醫節。祭黃帝岐伯。壽域神方。有八代天醫名銜。

解臚穿胸

抱朴子。淳于解臚以理腦。又初學記。引抱朴子云。文摯愆
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王冰寶命全形論又皇
壤府註引此文甫謚釋勸論。岐伯剖腹以蠲腸。乃不特俞跗華佗能斯術。

扁鵲墓

酉陽雜俎云。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鍼藥之士。以危

腊禱之。所謂盧醫也。范成大攬轡錄云。伏道有扁鵲墓。墓上有幡竿。人傳云。四傍土可以爲藥。或於土中得小圓黑褐色石。可以治病。徐氏筆精可療石湖集載其詩云。活人絕技古今無。名下從教世俗趨。墳土尚堪充藥餌。莫真醫者例多盧。樓攻媿北行日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車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扁鵲墓。前多生艾。功倍於他艾。王兆雲揮塵新譚云。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乃以珓卜之。許則云。從其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文安王公守蘇。爲陸給事子。

俞言如此。朱國禎湧幢小品云。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卽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神廟玉體違和。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爲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周石匏東京考云。扁鵲墓在閭闔門外西北菩提東。原在子城內。唐元和十五年。宣武節度使張弘靖徙葬於此。相傳四傍土。可以爲藥。禱而求之。或得丸如丹劑。神仙通鑑云。扁鵲死於高都之陰。時年九十七。陽厲趨至死所。哀哭殮葬於路旁。有病者。至墓禱求。撮土煎湯服之。即愈。或得小丸如丹。雖危証可救。墓旁多生艾草。能灸百病。後人爲之立廟。吳震芳述異記云。山西潞城。

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十餘里有盧醫山。上有盧醫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楮錢請廟通籍貫。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香爐下。禱畢。紙包角動。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即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起者無藥。再四賣焉。即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益也。廟門夜有二黑虎守之。傍晚即相戒。不敢上山矣。按諸書所載如此。雖是理之渺茫者。大抵不得死于當時。而其遺靈赫赫于千載之後者。關壯繆岳武穆之儔皆是。若我扁鵲。其技實曠古一人。而遂爲醢被殺。其亦空如此。不足深恠也。元好問嘗作扁鵲廟記。詳論此事。近沈歸愚德潛亦有題扁鵲墓詩云。

蕩蕩蕩陰里。荒荒扁鵲墓。積此終古恨。草生不復青。當年活人多。到處留令名。活人轉見殺。忌者爭相傾。毋怪後世醫。庸庸保其生。又陶西園鏞詩云。一坏尚起膏肓疾。九死難醫嫉妒心。又乾隆御製有數首。

黃帝時有倉公

嵇康養生論。李善註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予謂此陳遠公石室祕錄之祖。洎宅編。漢武帝病渴。仲景爲八味丸。已任編。張仲景立八味丸。治漢元帝三陰瘧。疎謬亦甚。

王棠知新錄云。三折肱知爲良醫。謂屢折其臂。能參考其方之優劣也。後人謂三次曲肱而思。慎於下藥。此說非也。楚辭九章云。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令而知其信然。豈亦下藥而用九次思索乎。簡按據王氏此說。三。蘇暫切。去聲。三字九字。皆虛用。非實數也。屢折其臂。卽折傷之義。於左傳原文。爲確當焉。陸儼山解孟子折枝云。枝。肢。古通用。折枝。猶折腰也。折腰。敬長。卽孩提常事。於長者義親切。知後說折字。乃與折腰之折同。義似不穩當。參方之優劣。見孔叢子梁丘據遇魋毒章。孔子語。良詳。古音平。則與折字音平。以偏得名。

鑿說載藏用匣中三斛火。陳承篋裏一盤冰。六帖。陳承作劉寅。浙

江通志云。嚴觀仁。和人。不拘古方。頗有膽略。用薑汁製附子。是以用獲奇效。人稱之曰嚴附子。倘湖樵書云。近有陳姓醫人。不問何疾。專用石膏。時人呼爲陳石膏。又會稽縣志云。張介賓號景岳。年十三。隨父至京。學醫於金英。盡得其傳。暇卽研窮書史。醫法東垣立齋。喜用熟地黃。人呼爲張熟地。此皆以偏得名也。

王叔和

程郊倩後條辨。詆王叔和書其字。而鄭漁仲氏族略。王叔姬姓。周襄王之子。王叔虎之後也。然則王叔氏。和其名。亦

不可知也。清儲大文存研樓集云。今王叔和墓在峴山下。未知地志有載此者否。

王冰

李濂醫史。王冰一作王冰。乾隆四庫總目云。冰名見新唐書宰相表。稱爲京兆府參軍。林億等引人物志。謂冰爲太僕令。未知孰是。然醫家皆稱王太僕。習讀億書也。其名晁公武讀書志。作王冰。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冰詩。亦復相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素問。亦作冰。或公武因杜詩而誤歟。予按晁公武讀書志。作王冰。沈作喆寓簡戴侗六書故之類並同。而攷杜詩。作王冰。冰披冰切。音砒。

砒理屬切。屬同。卽深則屬之屬。砒砒字通別。作次註者疑非杜之重表姪。然寶應之時杜猶在。與王冰同時。況砒砒一點之差。則其果然否。亦不可知也。

朱葛齊名

陸采都公譚纂云。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金華朱彥修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共脈平章。彥修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殆。然尚有一鍼法。彥修曰。君之鍼第可運其二肢。無益也。左右強可久鍼。鍼入。如彥修之言。彥修問平章家道里遠近。以指

計之。謂左右曰。卽回尚可抵家。稍遲無及矣。後平章還。果以及門而卒。又徐碩卿異林云。朱彥修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修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與衆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瞪目視之曰。爾何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舍。遂登舟。比至。彥修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鍼刺之。應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責爾報邪。悉置不受。按二書所載。葛朱之技自

無軒輊焉。而明世說則曰。葛脈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此與夷堅志所載楊吉老茅山道士之事相類。疑歸美于朱之溢談耳。

運氣

運氣之宗。昉于素問。見褚澄遺書。褚南齊人。然則運氣之混于素問。在于六朝以前乎。褚書蓋蕭淵所依托。得於古冢中云者。乃欲托汲冢古書耳。隋蕭吉作五行大義。上自經傳。下至陰陽醫卜之書。凡言涉五行者。莫不網羅蒐輯。

焉。特至五運六氣勝復加臨之義。則片言隻字。無論及者。其起于隋以後。確乎可知矣。而其說湊合緯醫二書所立。正是一家。未知創于何人。豈所謂玄珠先生者乎。但至王冰採而闢入素問篇內。其說始顯。然竟唐代猶未聞有言之者。後及宋劉溫舒沉括楊子建輩篤信之。精詣其理。各有所發明。而當時泗州楊吉老嘗謂黃魯直曰。五運六氣。視其歲而為藥石。雖仲景猶病之也。此言極是。伊川朱子亦嘗論其淺近焉。而傷寒論卷首所載運氣諸圖。未知出於何人之手。黃仲理云。南北二政。三陰司天在泉寸尺不應。交反脈圖。并圖解。運氣圖說。出劉溫舒運氣論奧。又六

氣上下加臨補瀉病症圖。并汗差棺墓圖歌括。出浦雲運氣精華。又五運六氣加臨轉移圖。并圖說。出劉河間原病式。後人采附仲景傷寒論中。夫溫舒浦雲守真三家之說。豈敢附于仲景之篇。特後人好事者為之耳。繆仲淳論運氣云。予從敝邑見趙少宰家藏宋版傷寒論。皆北宋善版。始終詳檢。並未嘗載有此說。六經治法之中。亦並無一字及之。予乃諦信予見之不謬。而斷為非傷寒外感之說。按趙少宰蓋趙開美。與仲淳同海虞人。今所傳宋版傷寒論。乃係于開美翻鏤。而無運氣諸圖。正與仲淳言符矣。予家藏元板成無忌註解本。亦不載此諸圖。知是出成氏以後

之人也。

對脈

舊唐書。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沈而口噤。新唐書作脈沈而難對。按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宮中以診脈為對脈。蓋難對。謂脈沈伏而診得之難也。又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上宣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蒼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訓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方士院士。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所謂對於寢殿。亦診脈於寢殿也。

息數不同

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方以智云。窮之蓋洛書

之數也。而攷諸書其數不一。張景賢說。一萬三千五百二

十息。小學紺珠引胡氏易說。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朝鮮金悅卿梅

月堂集云。人一日有一萬三千六百呼吸。一呼吸為一息。則一息之間。替奪天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

六十日。四百八十六萬息。天經或問。二萬五千二百息。呂藍衍言。鯖云。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一時凡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

晝夜計一萬三千七百四十息。釋氏六帖引。晉意經云。一

日有三萬六千五百息也。何夢瑤醫碭云。內經曰。脈一日

一夜五十營。營。運也。經謂人周身上下左右前後。凡二十

八脈。共長一十六丈二尺。五十運。計長八百一十丈。呼吸

定息脈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計百萬三千五百息。按此偽說也。人一日夜豈止一萬三千五百息哉。據何之言。佛說西說。並多於一萬三千五百。未知以何為實數也。

一、輕身延年。人於世中。一氣一息。一息一息。一息一息。論衡云。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氣乃長。身更輕也。

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仲任之言。極為直切。蓋當時其說盛行。故具論如此。陶隱居云。本草後漢時書。今閱之。無藥而不有延年輕身之說者。時勢令然也。

藥物所出

陶弘景云。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顏氏家訓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又證類本草滑石條云。赫陽縣先屬南陽。漢哀

帝置明本經所注郡縣必是後漢時也。今攷本經一無言所出者。惟女蘿柳華二條僅有焉。蓋慎微修證類時誤為黑字耳。及時珍作綱目猶且不察。以舊經所載地名為別錄文。此襲證類之誤也。唯太平御覽所引神農本草經每藥下載所出地名。且文字與盧復本頗異。此乃舊經之文矣。
王冰引月令篇云。仲春有芍藥榮。李春有牡丹。寓簡云。王冰註素問叙氣候。仲春有芍藥榮。李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曆書所無。又以桃始華為小桃華。王瓜生為赤箭生。苦菜秀為吳葵華。

戊寅曆皆有之。按晁公武讀書志唐月令一卷。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首卷。意是王氏所引乃唐月令而已。郎瑛以為淮南文。田藝衡以為偽撰。俱不考耳。

背陽腹陰

金匱真言論云。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或曰。陰陽二字互誤。已人南面。則腹乃為陽。背乃為陰。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又陰陽離合論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大衝。況於其文。南主夏。故腹字从夏肉。背為北。故背字从北肉。朱子云。天地東西南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

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此皆其明證也予謂此說不必也凡物有體質有功用以功用言則背陰腹陽也而以體質言背陽腹陰也蓋天地之道大為陽小為陰高為陽卑為陰外為陽內為陰易云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剛與柔又云乾剛坤柔今夫以大小視之背大而腹小以高卑視之背位于上而有覆幬之勢乃天之象腹居手下而有受載之形乃地之象以剛柔外內言之背剛堅而在于外腹柔輒而在于內且男生而覆女生而仰其溺水亦然背為陽腹為陰而陽經行於背陰經行於腹者體質之勢也人之於走獸飛禽魚鱉蟲豸之屬雖袂走飛

翔浮游蛟行其狀各異然至其稟天地陰陽之氣各具其體則一也今夫背陰腹陽於人猶可言耳至如走獸飛禽魚鱉蟲豸之屬謂之背陰腹陽而可邪且如背字說文云从北肉聲然如腹字則偏旁从復而非夏况易以腹為坤豈可為夏肉乎夏肉果為腹則背字當是冬肉北肉果為背則腹字當是南肉滑是水之骨坡是土之皮字學家說豈足據乎予因謂背腹陰陽有功用體質之別必不可拘於一說矣

動氣

近有傳荷蘭學者云人脊骨裏面有一條大動脈乃百脈

之源也。揣人腹上。惻惻跳手者。即其動也。予攷靈素已有其言。不特昉於荷蘭焉。按五音五味篇云。衝脈循背裏為十二經之海。歲露篇云。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肉。注於伏衝之脈。瘡論作伏。膂之脈。天真論云。太衝之脈盛。月事以時下。全元起。太素。甲乙。並作伏衝之脈盛。逆順肥瘦篇云。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海論云。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動輸篇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靈素諸篇。所論如此。曰衝脈。曰伏衝。曰大衝。曰伏膂之脈。皆其所謂大動脈者是也。則亦其所謂百脈之源

者是也。又百病始生篇云。虛邪之中人也。其著於伏衝之

脈者。揣之應手而動。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

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

應手。喘蠕音通此論其動之發于外者。所謂動氣是也。噫。經言

何有所無。乃知不昉於荷蘭矣。又嘗攷呂廣註難經腎間

動氣云。氣衝之脈者。起於兩腎之間。主氣。故言腎間動氣。

按所謂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與靈樞云。五藏六府

之海。十二經之海者。所指必同。且陰陽離合論云。太衝之

地。名曰少陰。動輸篇云。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則呂氏之

說。有所據焉。今驗之。衝脈之見。有虛實之分。凡人之腔裏。

一處有罅隙之地。則脈動發洩。或左或右。虛之所在。隨而應手焉。而又其有食積留飲。痰癖癥瘕等物。則物與脈相抵觸。實之所在。亦隨而應手焉。傷寒論原于十六難。立動氣在於左右上下者。不可汗下之戒。蓋其一端已。

記性

汪詡菴云。金正希先生嘗言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凡人外見一物。必有一形影。留在腦中。小兒腦未滿。老人腦漸空。故皆健忘。愚思凡人追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腦之意也。出于本草備要辛夷註王惠源醫學原始亦云。人之一身。五藏藏於身內。止為生長之具。五官居於身上。

為知覺之具。耳目口鼻聚於首。最顯最高。便與物接。耳目口鼻之所導入。最近於腦。必以腦先受其象而覺之。而寄之。而剖之。而存之也。故云。心之記。正記於腦耳。黃庭內景亦言腦為泥丸宮。元神居焉。是必有本。何惑之有。予按荷蘭說人之精神在于腦中。故人斷頭立死。亦與內景之說符矣。而五雜俎談薈載頭斷而不死者數則。此皆人妖耳。

解剖藏府

朱載堉律學新說云。岐伯曰。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蓋太古時風俗淳朴。死則棄之於野。初無衣衾棺槨之葬。故使為醫術者可

得剖而視之。亦無所禁。後世聖人。取諸太過之象。始製棺槨。由是之後。國有殘毀屍體之禁。無敢剖而視之者。以此推之。知彼醫經。其來之遠。又奚止於三代而已。此說非也。趙與峕賓退錄云。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互州推官靈簡。皆詳視之。為區以傳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始終。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存真圖一卷。皇朝楊介編。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并畫工往視。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此歐希範五藏

圖。過之遠矣。實有益醫家也。又聞見後錄。載無為軍醫張濟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按明程式。亦嘗解倭人。檢視藏府。詳見其醫殼中。近世斯邦醫家。亦好剖解。驗以荷蘭內景書。頗極精微。然有益於外科。而無裨於內科矣。

少腹

王冰註氣交變大論云。少腹謂齊下兩傍髂骨內也。劉熙釋名云。自臍以下曰水腹。水為所聚也。又曰少腹。少小也。比於臍上為小也。病源候論。以少腹為臍腹。未詳何義。

玉房

病源候論。玉房蒸。男則遺瀝。女則月候不調。又曰。精藏於玉房。交接太數。則失精。玉房未知何處。明李君實紫桃軒雜綴云。銅人鍼灸圖。載藏府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卽玉環也。醫書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卽是玉環。其處正與臍相對。人之命脈根帶也。按令鍼灸圖。玉環作白環。

性命之根。

陸文量救園雜記云。回回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

腎。使不著寒。見南人夏著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張文潛明道雜志云。洛陽劉几年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清健。猶劇飲。予素聞其善養生。因問之。曰。煖外腎而已。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十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馮夢禎快雪堂集。與何氏部書云。昨視丈病體。大都虛火上騰。火降卽安矣。弟所善方士張君善。用救命索。其法惟繫縛外腎。雖垂絕之症。可以立甦。現有一人。症與丈同。行此法而愈。試驗非一。特為送致諸。努力珍護。以待平復。祝允明蘇譚云。口瘡無

問新舊遇夜卧將自己兩舉丸以手握緊左右交手揉三
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諸書所載如此予聞
此人冒雪而行必以稻稈打揉包外腎必不凍死又人多
誤撲損外腎立殞者乃其為性命之本根明矣然宮刑男
子割勢勢外腎也韻會云外腎為勢刑德經云勢陰核也折骨分經云外腎舉丸也李時珍綱目
人部載人勢為所謂宦者去其宗筋是也而驢馬宦牛錫
陰莖未見所本羊閹猪潔鷄善狗淨猫之屬事物紀原云漢文始閹潔六畜亦皆剷其勢
者云此易肥焉又種樹書有驢樹之法人畜去其性命之
本根而不死者猶樹木之駟而不凋枯耶予弱冠時見一
高家僕年二十餘陰囊腫痛十餘日隱忍不語人忽一日

破裂失血數升昏冒困憊吐蛇五條湯藥皆嘔予因與單
甘草湯而嘔止家人以為便血方其除穢見之雙丸墜在
于蓐上家人驚惶急邀外科療之凡百日許而痊尋歸其
鄉於江州後數年問之江州人乃云渠今猶無恙所墜舉
丸常綿裹藏于匣中若寒日啓之體忽慄慄若誤置之于
高處眩瞶曠暈苦楚叵耐蓋彼此氣之相應也枯骨寒而
脛脚疼柯古雜俎嘗記之况於性命之根理宜然矣

診脈借菽

難經以菽况診脈之輕重前人註解率不得其旨蓋菽之
在莢累累相連與脈動指下者相類以此意推之言三菽

之重者。非三菽加於寸關尺之上。一指下各有一菽之重也。通稱三部。則三菽也。六菽之重者。三部各有二菽之重也。九菽之重者。三部各有三菽之重也。十二菽之重者。三部各有四菽之重也。以三乘之。可以見耳。今如一部有三菽之重。則於與皮毛相得者。為甚重矣。且何不言三菽四菽五菽。而必以三累加之乎。弘前醫官服子溫良著難經。愚得其說如此。可謂發千古之祕蘊矣。其書未及脫藁。子溫沒。殊可惋惜也。

手檢圖

脈經第十卷首標曰。手檢圖三十部。明表表按本。及沈際

飛本作二十一部。表後序曰。末篇有手檢圖二十一部。今觀其文。則皆覆論十二經脈。與奇經八脈。三部二十四種形證所屬。無圖可見。豈叔和所著。故有圖。久不復傳耶。乃宋臣林億劄中。則稱世之傳授。其別有三。隋巢元方時行病源。為第十篇。以第五篇分上下。而撮全經之文。別增篇目者。億嘗據素問九墟靈樞太素難經甲乙仲景諸書。校其脫漏。仍為十篇以傳。則知末篇傳疑已久。億但補正其文。而所謂手檢圖二十一部云者。直存舊目。無從攷證耳。表氏所論如此。今閱脈經十卷之首。以氣口一脈。分為九道。以論三陰三陽奇經之脈。其義未太明。且不及手三陽

任督衝之六脈。知是不止其圖失傳。其文亦殘闕。不可復尋繹焉。而李東壁奇經攷。以手太陽合手太陰。以手陽明合手太陰。採脈經第二卷文。增任督衝之三脈。因作九道圖。自謂洩千古之祕藏。而猶缺手少陽之一位。將何以合三十二部之數。疎謬亦甚矣。吳山甫云。手檢圖脈法。惟通融之士。能知能行。亦未知圖與經文。既亡且缺也。嗚呼。一才之口。配乎五藏六府。猶且太煩。縱令古手檢圖如李氏所撰。豈可得更辨所謂九道者。以定奇經八脈之病乎。前年有人問于予者。因以此荅焉。

詹王論脈

詹東圖明辨類函云。醫者之審病。曰望。曰聞。曰問。曰切。蓋以切脈。驗之望聞也。先審之有形聲。以終審之無形聲。內外本末。具知之矣。脈之有浮沉。弦數固矣。然浮沉弦數之中。其端各又至煩。苟非問以證聞。聞以證望。原始要終。以求其是。既參又伍。以求其當。脈之所指冥冥。雖求必失之矣。古人置切脈于望問之終。非謂其症斷盡于脈耶。而脈之不可無望聞問審矣。又云。切脈而斷之不差者。所恃先有望也。聞也。問也。予謂問尤急焉。欲得其身之所疾病。與疾之所自始。詳在問也。今之醫者。自負其明。故不問而切脈。一以脈斷。卽病者欲以其故告。訑訑然曰。我切得之。

矣。無煩言也。如斯而得一當。且為不免為律中。萬一失之。如病者何。故醫而自負恃。不求細詳。最為大病。人命生死在茲。可以輕試而漫授也。王兆雲湖海搜奇亦云。脈理吾惑焉。蓋自太史公作史記。已言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能隔垣視見人五藏。特以診脈為名。則其意固可見矣。今以兩指按人之三部。遂定其為某府某藏之受病。分析七表八裏九道。毫毛無爽。此不但世少其人。雖古亦難也。世不過彼此相欺耳。二氏之論。宜為診家之正眼矣。

初學診脈

初學診脈之際。心以為弦。則如弦。既又以為緊。則如緊。除

浮沉小大滑瀦等之外。皆為爾。譬之靜坐。聞鶉鴿聲。心認脫布袴而聽之。則莫聞而不脫布袴。認德不孤而聽之。則莫聞而不德不孤。蓋心預有所期也。王叔和曰。心中易明。指下難晰。方此際。洗盡胸次所蓄。寓孔神于三指頭。自然得矣。

劉菽

福建通志載劉菽者。邑諸生也。因善病成醫。醫多奇中。嘗自言負病時。獨居一室。設木案。置瓦瓶食器。鷄飛其上。器展轉欲墜地。不為動色。於是療者曰。病可治。故其為醫也。亦以此法愈人。於本草丹溪肘後諸方。多所發明。於貧者

不受謝。人以此益歸之。經曰。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至乎其病愈焉。而及之於人也。

千金方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孫真人為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為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竅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為司命也。按千金傷寒門云。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要方不傳。然則方其著千金前方。未曾研其

全書也。後及撰翼方。所採摭。亦非今所傳傷寒論其文字。大抵與玉函經同。知唐以前。傷寒論原自非一通也。翼方世多傳。乾隆重刊王肯堂校本。不啻設文數行。尋黑刊脫數十頁。予常恨焉。聞城東白醫家藏元版。予百計索之。不敢許。丙午冬。米價騰躍。渠不能支。遽欲售之。予因鬻雜書數十帙而購之。乃大德乙巳。梅溪書院所刊。文字端正。首尾完備。與肯堂本異。予既得之。喜劇。明年六月。浪華木世肅孔恭不量。以元版前方。千里郵致以貽。於是儼然雙璧。始具于挿架。古人云。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不堪欣躍。聊筆于此。

聖濟總錄

政和聖濟總錄二百卷。宋藝文志。藝文畧。玉海。晁陳二氏。並不載其目。南宋諸方書。未見引据者。蓋此書之成。在於徽宗之季年。聖濟經和劑局方之後。洪景廬容齋隨筆云。宣和殿大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折之餘。盡歸于燕。攷之宋史。則云。靖康二年。少帝在青城。金人盡索國子監書版。三館秘閣四部書。大嘗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輦致軍前。意者如此書。鏤版纔成。未及頒布。亦在其中。爾後南北殊界。彼此不通。故南宋之士。不得觀之。遂至有併其目而無知者。及金世宗大

定中。取所俘于汴都。重刊頒行。因傳于今矣。嗚呼。是書成于北宋。而晦于南宋。不傳於中國。而存於夷狄。而徽宗慈心之所寓。得不泯于千載之後者。抑亦奇矣。清程雲來云。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元朝奉詔頒行者。大版大字。每卷首篇署元耶律楚材五字。今吉醫官及予家所藏大德重校本。亦大版大字。然無耶律楚材五字。原文書法端雅。蓋為宋版之舊。但每卷首頁。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卷第某數字。書刻並劣。係于元人改刊無疑矣。

活人書

宋樓攻媿鑰序增釋活人書

王作肅著云。嘗聞之老醫京師李

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於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卽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樓之言如此。宜乎世之言傷寒者。至知有活人書。而不知有長沙之書也。及明陶節菴六集書出焉。又至並活人書而無知者。今如斯邦。天下莫不知有長沙之書而讀焉。然而其微言大義殆熄矣。

儒門事親

驪恕公_忠嘗言儒門事親一書。前三卷。議論精確。文亦俊逸。後八卷。乃體裁殊異。必是別一種書。或出于門人之手。

焉。後閱心印紺珠經云。子和金匱丘人氏張戴人是也。有儒門事親三十篇。十形三療一帙。治病百法一帙。三復指迷一帙。治心要一帙。三法六門世傳方一帙。今考之於醫統正脈所收本。從第一卷七方十劑繩墨訂。至第三卷水解。凡三十篇。此卽儒門事親也。自第四卷至第五卷。別是一書。自第六至第十一。乃十形三療也。自第十二至第十五。乃三法六門世傳方也。尋借元版於西京伊良子氏而抄之。凡三卷。首有中統年間高鳴序。及金人張頤齋序。後有金人無名氏跋。篇數與紺珠經所載符矣。恕公沒十餘年。惜不見此書焉。_{朝鮮所輯醫方類聚多引十形三療三法六門今正脈本儒門事親中並有之}

妄改書名

汪穎著食物本草而改為東垣食物本草王永輔著惠濟方而改為簡選袖珍方艾元英著如互方而改為回生捷錄李東璧作脈學而改為張孔受脈便程雲鵬著慈幼筏而改為張介賓慈幼新書陳司成著徽瘡祕錄而附之于竇夢麟瘡瘍全書凡此類不一而足皆使人眩惑乃因書估欲易售耳

中風

傷寒論中風乃是傷寒中之一證宋以後呼為傷風者是也而金匱中風乃靈素所謂偏枯後世中風之稱昉于此

夫傷寒論金匱元是一書而同成仲景之手理互無以一中風之名互稱兩種之疾然魏志註引曹瞞傳云魏太祖陽敗而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魏武與仲景氏同漢末人知當時有此語又按後漢朱浮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此以狂為中風後世狂風風狂心風等之稱蓋有所由均之東漢語所指迥殊不可不知也若夫後世紫白癜風落架風食迷風之類風字竟不可窮詰焉蓋風善行而數變凡病變動移易不定者以風呼之耶錄以後識者

痰五飲之一。王氏脈經作淡飲。宋黃伯思法帖刊誤載初月帖中云。淡悶干嘔。淡方淡液之淡。千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予考之佛典大般若經初分願品云。身病有四。一者風病。二者熱病。三者痰病。四者風等種種雜病。又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云。淡飲。徒甘反。下於禁反。謂向上液也。又云。淡陰。謂向上液也。醫方多作淡飲。又云。痰癰。上音談。下陰禁反。案痰癰字無定體。胸膈中氣病也。津液因氣凝結不散如筋膠。引挽不斷。名為痰癰。四病根本之中。此一能生百病。皆上焦之疾也。又義楚六帖云。

四百四病。百一風。百一黃。百一熱。百一痰等。乃知後世以痰飲為諸飲之總稱。以為十病九痰。或百病生于痰之類。皆原於內典也。而痰癰二字。在我醫方始見。肘後乃痰飲耳。而聖惠方三十六黃中有癰黃一證。此即巢源所載陰黃。唯从疒者。與痰癰之癰自異。療痔病經有癰痔。蓋亦陰痔已。

